

太原印象

观叶赏花： 一个太原人的春天

耿长春

每个人心里，都装着一个春天。我的春天，就是穿行于汾河边的步道，在观叶赏花间感受春的气息。

昨晚刚刮了一场风。惊蛰一过，太原就在等这场风。风一吹，太原的春天就来了。

是的，太原的春天性子很急，说来就来，也同样说走就走，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太原的春天无法以月为计算单位，甚至不能以周计，只能以天论。就像掬一捧流沙，再小心也会很快从指缝间溜走。而正因为其短暂，太原的春天才显得愈发珍贵。

柳丝绿了。汾河边一排排柳树，一夜之间就绿了万千丝绦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有如梳妆的少女抚弄秀发。

当年，柳树是最经济的绿化植物，插一根枝，转年就是一棵树。近年来，观赏型花木渐渐成了绿化主角。然而在古语中，柳同留。柳树作为当年绿化“一河两山”的见证，保留下，也成了一代老太原的记忆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好多都在汾河参加过义务劳动。那一排柳树中，没准就有亲手种下的一棵。

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归来放学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——多美的意境！后两句的情景很少看到了，也不奇怪。风筝也不过是纸糊的鸟儿，如今现实中美丽的鸟儿这么多，天天在河上飞来飞去，还放那假鸟做甚？

看，空中有白鹭炫舞，水面有绿头鸭嬉戏。喜鹊则站在高枝，喳喳地唱一支春之曲。

白鹭，以前仅限于在杜甫的诗里读过，如今在汾河天天见。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能成为常客，足见汾河治理卓有成效。

花也悄悄地开了。

一树粉红，满地缤纷，是山桃绽放。争开不待叶，密缀无枝条。山桃本是野生树种，常见于山坡沟底等荒野，果实很小，不能吃。但其抗寒耐旱，不怕盐碱，花期早，花量大，观赏价值高。于是大力培植，先是晋阳湖桃花岛，近年又在

汾河景区及道路两旁栽种，山桃渐成为点缀城市的一道风景。

桃花红，杏花白。杏与桃同属蔷薇科，花瓣呈玉白色，略染红晕，像是带了几分羞涩，惹人怜爱。

滨河东路青少年宫地段有片杏林，竞相绽放。风过处，摇落一地杏花雨。有红衣少女在杏林拍照，粉白花从一点红，别具一番春色。

忽然就看到了迎春花。金灿灿的，在柔软的枝条上一闪一闪。古有“雪中四友”一说：梅花、水仙、山茶与迎春。前三种与北方缘分，只有迎春花，多年来一直忠实地与太原人相伴，早早地报告春的消息。

报春却不争春。迎春花开罢第一朵后，就保持低调。枝条柔软地垂落，花朵则向上迎着阳光。连翘的花与迎春花外形相近，但热烈得多，一旦开起来，就是满身恣意的金黄。因此，连翘虽是药材，现在也成了园林的常见植物。区分迎春与连翘也很简单，看花形与花瓣。连翘的花蕾向下，四个花瓣；迎春花则是六个花瓣，向上开。

春分之后，风一吹，山楂树也长出了花蕾。一嘟噜一嘟噜，像粉红的小葡萄，秋天就会结成一簇一簇的红果。经过加工就是冰糖葫芦，咬一口，酸甜爽。多年前，只听说有的城市像花果城，如今我们就住在花果城里，幸福指数噌噌往上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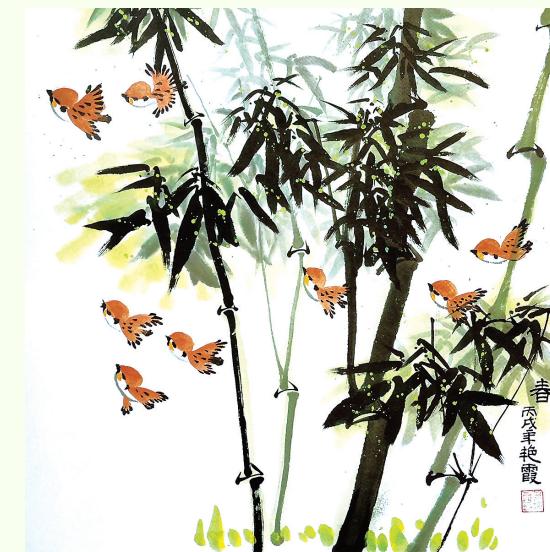
枝条缀满了一串串赤色绒球的，是榆叶梅，开花时节那叫个轰轰烈烈，热情似火。

有种灌木形似杏花，开得正盛，在绿化池里形成一条花河，这是樱桃李。那一簇簇粉红的花苞，真像红樱桃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哈，玉兰树也开花了。就在墨艺苑，一株红玉兰，一株白玉兰。两株玉兰亭亭玉立，树冠上仿佛落满了红蝴蝶与白蝴蝶，振翅欲飞。

丁香孕育花苞，海棠绽放出新芽，樱花也蓄积了一冬的能量，欲开成一片花海……

拿出手机，拍几张照片，这就是太原的春天。

春（国画）
韩艳霞作

初春的夜

杨银华

北方的初春，夜呼出的气，湿漉漉地凉。撞在窗上，却再也变不成霜。那是春天在悄悄地流汗，跌落到地面，发酵着冻干的土壤。

星星不再冻得眨眼睛，小河僵化的嗓子，开始慢慢试唱。月亮，也不敢在枯树上做窝，怕贪睡让春捉住。

树，幻想明天将努出无数张嫩黄小嘴儿，欢叫第一缕经太阳验收的春光……

灯下案语

坚韧的草根

司马牛

我家住宅楼的北面靠小区围墙那一溜原来是草坪，去年秋天被铲了，铺上空心花砖，改造成了停车位。一下子增加40多个停车位，对小区里“一位难求”的困局自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但我还是心有凄凄，除了有“车进绿退”影响居住环境的忧虑，更替这默默无闻却为我们提供绿色、奉献草香的小草感到冤枉。然而，今年入春，细雨润物，大地返青，我竟意外发现，这地砖的缝隙特别是空心处钻出了不少尖尖的绿芽，定睛细看，居然是那被铲除的小草又探头探脑地钻了出来。惊喜之余，我不禁纳闷：这小草为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？

说来也巧，这两天我正翻阅英国古生物学家理查德·福提的《生命简史》，从中读到“草有一种非凡的特性，即它的叶子从隐藏的根部长出来，而大多数的植物都是从顶端的新芽长出来的。”于是，我茅塞顿开：这小草只要根在，生命就在，新生的希望就不会远去——“离离原上草”，惊为“一岁一枯荣”，叹为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是因为那火烧掉的只是“草”枯黄的叶、茎，而长在土中的草根是不受影响的，只要不遭“斩草除根”，季节轮换，幼芽由根而发，照旧生长，又是一株“早有苗头”的新草。

“草”“草根”，本是世间最顽强坚韧和经得起磨难的生命，每每能绝处逢生，显示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。所以，对草根对小草，我由衷地生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尊重和敬意。

春天归来的方式，在逻辑上虽只有寥寥几种，但花样无穷：南归的大雁、转角遇见的梅花、乘着夜色而来的细雨……更多时候，它们轻车熟路，一哄而至。春暖人间，万紫千红。

无休止的奔波，让人们感到厌倦，各自关上心扉。然而春天对此视而不见。它不与你交换能量，因为它有足够的阳光照亮你；它不与你交换心事，因为它没有心事；它不会计算成本，与你一见便倾其所有，不图任何回报。

整个春天，你只需学会欣赏，习惯享受，开始依赖。最初你和春天是忘年交，然后你会待它如知己，当它离开时，你会怀念它，像追忆远去的故人。

春天一次次归来，从不厌倦，永远欢悦。春天与人间的每一次相遇，都宛如初见。

心灵小品 春与人间

许道军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连载



64

苏
华
著

■ 作家出版社

《大夏禹都》节选

《汉书音义》称“济阴毫县”者，济水出济源山，而山在县东也。桐乡在其北，即伊尹放太甲处，今闻喜是也；汤陵在其西，历载祀典，今荣河是也。皆距垣不到二百里，而汤妃墓、庙俱在垣境，其为毫地明矣。于后人引《孟子》“汤居亳，与葛为邻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，“世传亳州为毫，长葛为葛”，他认为十分“妄谬，不足与辨”。对西晋医学家皇甫谧在《帝王世纪》所说的“毫在穀熟”，对魏晋经学家杜预在《左传注》所注的“毫在蒙县”；东汉儒家郑玄在《尚书》注引的“毫在偃师”，以及称毫为葛者二：一云宁陵有葛伯国，一云郾城有葛伯城，张象蒲笑了：“嘻，何毫与葛之多也！”据他考证，“穀熟”是在夏邑（今商丘夏邑县，商称“栗邑”），而考城亦名穀熟，北蒙有大小二，大者在商丘北，小者在商丘南。北蒙的商丘北和商丘南，茫无确指，这种古地名，你能信吗？他还对黄钩、李嵩纂修的《归德志》所谓的“帝喾都商丘之毫城，汤自商丘迁焉”；对《河南志》所载“偃师县，帝喾所都，成汤居西毫即此”，

深深不解：“其在《左传》，帝喾封其子阏伯于商丘，以主大火，是以有阏伯之台之墓之庙。既封其子，又作之都，于理非宜，且既都商丘，何为又都偃师？是二都矣！”而“偃师最西，去景山不远，说者引‘景员维河’以实之”（《诗经·商颂》），他也感到莫名其妙：“按黄河自潼关而下，入阌乡县界，经灵宝、陕州、渑池、新安、孟津诸县，以达于开封，不闻经偃师也。所谓员河者，安在？偃师近景山而不名景毫，蒙城无景山而名景毫，所不解也。若其谓宁陵有葛国者，所以实‘毫在商丘’之说也。”但是，“宁陵实宁城，非葛乡，盖说者妄也。郾城云三毫甚远，安得有葛？”原因便在于“好事者欲以葛城在偃师，证成偃师之为毫”。

历史